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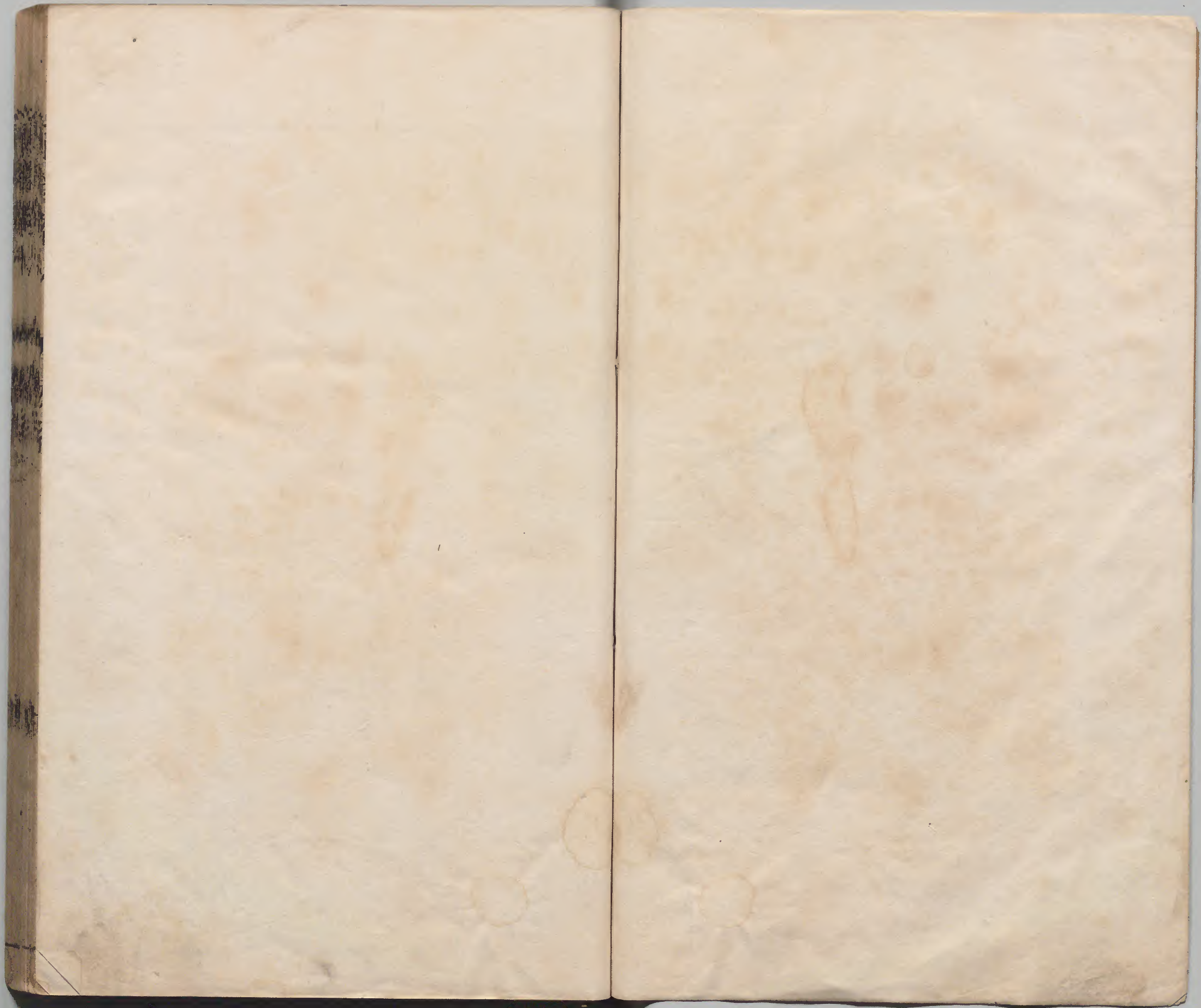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1838
冊 數	180 ( 18 )
函 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六

淺草文庫

勅編集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秦紀一 起癸亥訖癸酉也 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始

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為周孝

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咎非子

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

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

春秋時稱秦伯

昭襄王 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

通鑑卷六

秦紀一

昭襄王



王繫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謚法言之則昭襄復謚也卒子恤翻謚神至翻辟讀曰關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

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秦法論死于市謂之弃市應侯曰

以不憚王稽薦范雎於秦王，雎既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雎日以不憚，憚悅也不憚不悅也

應於陵翻戎曰范雎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為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既降趙王稽又得罪雎雖為相昭襄王臨朝而歎朝直遙翻應侯請其故

以不悅憚羊益翻王臨朝而歎朝直遙翻應侯請其故

王曰今武安君歿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

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將即亮翻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

蔡澤聞之燕於賢翻蔡姓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

侯曰蔡澤天下雄辨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

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倨居御翻傲也應

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相息亮翻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也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就實冬閉

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夫音扶下同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

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雪會稽之耻功

成不退為句踐所殺種溫公音章勇翻與讀曰歟句

音鈞踐慈淺翻種章勇翻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

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歿無所恨蔡澤曰

蔡澤不來相位去矣

范雎飾辭澤是雎尋出來自代以免身後誅



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應於陵翻謬靡身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

下也僂與戮同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闕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

孰與闕天周公哉闕天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闕音宏天於驕翻又於表翻應侯

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

孝公楚王越王倍與背同蒲昧翻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

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遑患恐

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五

早出為羸晚出為縮羸餘輕翻縮所六翻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

怨已讐而德已報怨已讐謂殺魏齊德已報謂進用王稽鄭安平等意欲至

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為干偽翻應侯遂延以為上客

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

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相息亮翻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姓譜荀本姓邨後去邑西荀又晉荀林父

公族隰叔之後坊志蘭陵縣屬東海郡荀卿者趙人

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

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

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

立朝報怨  
不可報德  
亦不可此  
語危罪非  
恨

荀卿



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

羿占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請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

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

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

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

謂遠視不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

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

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

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

袒者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滑音骨故以

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撓奴巧翻又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

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

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

也覆敷救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

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

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故仁人之

兵聚則成卒百人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

莫之寶劍也說文莫嬰之者斷笄則若莫邪之利鋒

邪長戟也邪音耶



當之者潰

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倧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倧音諒

圍居而方止

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

誰與至哉扶夫音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

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

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

好者哉

字書仇讐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讐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讐不與其戴天蓋謂

仇之初匹也至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

共戴天矣仇讐之義至此為甚後世率以為言好呼到翻為干偽翻惡鳥路翻是猶使人之

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

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

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遏此之謂也

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讀為旆古者軍將戰則建旆

孝

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

楊倧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謂動用也

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

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

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

治直吏翻上足印

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

印古仰字音魚向翻楊倧

上曰下託下曰仰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

齊人隆技擊

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倧

口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技渠綺翻

其技也得一首者



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楊倞曰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

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鎰。莊持翻。是事

小敵毳。則偷可用也。毳與脆同。首此芮翻。事大敵堅。則渙焉離

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

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貨。女禁翻。毛晃曰。借也。做也。市傭謂

市人之受。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倞曰。選擇武勇

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三身一。髀禪

于既翻。屬。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

之欲翻。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

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秬米一

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

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驟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

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

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

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按括之

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知合變。是趙括之談

兵也。操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于身之上。即

七刀翻。冠冑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

之。兜鍪冠古玩翻。羸怡成翻。給以田宅便利之處。冑。今

擔也。中竹仲翻。復方日翻。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

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選擇

也。易弋豉翻。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

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怛之以慶

賞。鱗之以刑罰。陘與狹同。隘。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



曰秦地多阨，隱藏其民于阨中也。怛與徂同，串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鮪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鮪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鮪音秋藉也。李云：鮪藉也，藉則削也。怛，女九翻。

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

五甲首而隸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要一遙翻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熬，五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通鑑卷六

秦紀一

昭襄王

七



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夫音扶下同則勝不勝

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

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將即亮翻

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楊倞曰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行莫大

於無過孟行下孟翻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

必也言不可自以為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

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

敵不得而陵奪也處昌呂翻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

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曰謂使間謀觀敵欲

雜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于敵之間而盡知其事

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

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言欲為將而惡失權則舍

已之勝筭遷就以逢君之欲矣將即亮翻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

是之謂五權夫音扶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處昌呂翻凡受命

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

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

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



吉楊倌曰言必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

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

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

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

曠曠廢也夫音扶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

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即亮翻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

進退死不離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行戶局離力智翻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

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正翻其罪惟均不殺老弱

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楊倌曰服謂不

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不獲之以為囚俘凡誅非誅其

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

也以其順刃者生僇刃者死奔命者貢楊倌曰僇向也謂僇向格

鬪者貢謂取歸命者微子開封於宋殷紂暴虐微子奔周武王殺紂

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啓此云曹觸龍斷於軍楊倌曰說

死云桀為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當是說苑誤案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

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顓頊玄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

鐸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謳

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倌曰竭蹶顛



什猶言旬旬也樂音洛蹶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

樂之間讀曰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夫是之謂人師扶夫音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王者有誅而無戰城

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

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

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臨武君曰善陳

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

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

為爭奪也為爭于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

之也惡鳥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燕

孝王薨子喜立周民東亡義不為秦人取其寶器

遷西周公於憇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

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憇狐聚括地志汝州

外古梁城即憇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

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

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憇狐聚與陽人聚

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楚王遷魯於莒而

取其地魯至是而亡五十二年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

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虬翻亦韓王



入朝魏舉國聽令

朝直遙翻 令力政翻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時故於此

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時音止

楚遷於鉅陽

報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

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鉅陽未離陳地也報奴版翻郢以井翻離力智翻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

是為元君

衡工衡翻

元君魏壻也

壻女夫妻謂夫亦曰壻旁從女或從士思繼翻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

呼薨

眩翻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

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

之韓王衰經入弔祠

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

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擗明中實擗痛也衰七雷翻

燕王喜使栗腹

約歡於趙

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燕因肩翻

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

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

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

年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

四戰之國

言其四境皆鄰于疆敵四面拒戰也

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

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羣臣皆以為為可乃發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鄒

乘繩證翻鄒呼各翻

卿秦攻代

姓譜卿姓也

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

姓譜將亦姓也音即

良翻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使疏更翻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

蹴子六翻踢也

將渠

樂閒



受綬音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為于燕師至宋子

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鄣敗卿

秦樂乘於代將即亮翻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于代當從之敗補邁翻追

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都薊趙人進圍之燕人請和趙人曰必

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處和者主和也燕王使將渠為相而處和

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趙平原君卒卒子恤翻

孝文王索隱曰名柱謚法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

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姓譜周封夏后氏于杞非為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曰陳夏徵舒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華戶化翻夏戶雅

燕將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或譖

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

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因肩翻將即亮也射而亦翻遺燕將為陳利害遺于季翻曰為公

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

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

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降戶江翻喟丘

貴翻言與其使人加刃于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聊城亂田單克聊城用大

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

通鑑卷六

秦紀一 孝文王

秦紀一 孝文王

秦紀一 孝文王

秦紀一 孝文王

秦紀一 孝文王



富貴而誦于人誦曲勿翻禮記不充誦于富貴誦者喜失節貌子謂此誦即屈伸之屈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

子順釐讀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疆其非體自然也子順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也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孝文王之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相息亮翻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

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帥讀曰

喻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年六十餘年西周已

亡猶幸宋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

矣索隱曰既盡也日食盡曰周比亡此必瘝凡有七

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

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十城平王居之洛陽周

公遷毀於此是為成周師古曰穀城即今新安應

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班志河南郡之平縣

即平城也括地志曰故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

八里苑中河陰縣城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

北五十里十三州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

曰河陰劉昭曰偃師帝嚳所都盤庚復南亳是為西

亳鞏古鞏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

皆屬河南郡緱工疾翻邠音夾邠音辱以河南

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相息亮翻蒙騫伐

韓騫五到翻收成臯滎陽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初

又五斤翻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



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

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即

其地班志卞縣屬魯郡頃音傾

為家人

家人猶今所謂齊民也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

城

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榆次即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

卞二十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

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

吳故墟以為都邑

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為墟功志吳縣太伯所邑漢

為會稽郡治所句音鈞踐慈演翻

宮室極盛

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彊不能為國謀乃營

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而穹隆則曰宮因其

財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三年王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齧勿翻

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

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括地志高都

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之西南三十五里帥讀曰率

魏師數敗數所翻魏

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宥

還

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

誠門下曰

誠居

拜翻有敢為魏使通者死

為上偽翻

賓客莫敢諫毛

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

魏也

康曰重音重用切余按文義當音輕重之重

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

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卒子恤翻趣讀曰促催也魏王



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

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將即亮翻皆遣兵救魏信陵

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騫於河外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外晉

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驚五到翻敗補遺翻蒙騫遁走信陵君追至函

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

縣有安陵亭注云即魏安陵君所封地括地志曰馬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還從宜翻

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邑後漢志中牟縣有管城杜

預曰管國也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

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信陵君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若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軍

矣殺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

請之使吏道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

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

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

喜夫音扶倍蒲妹翻喜許既翻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

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使疏

吏翻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

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造七到翻安陵君

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

印

通鑑卷六 秦紀一 莊襄王 左

入陵君



憲大府魏國藏圖也憲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

不赦有常謂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戶江翻

與讀曰預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

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

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必

反為國禍謂為安陵之禍也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

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

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刎扶粉翻頸居郢翻縞古老翻爾雅曰縞皓也辟讀

曰使使者謙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

於君請再拜辭罪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受屢於安陵者也縮高之子不為魏民

逃歸秦而臣於秦為秦守管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梁安陵儻念魏為宗國縮高儻念其先為魏民見魏

之危安陵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為魏舉師以臨之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

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為之王使

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晉鄙事見

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問古莧翻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

矣令力丁翻說式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

未也數所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

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

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朝自述翻韓王往弔其子榮

魏不能用  
信陵信陵  
亦不自善  
其用表哉  
戰國大比  
二人



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

鄭玄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

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

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五月丙

午王薨薨呼肱翻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

信侯號稱仲父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 晉陽反是

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始皇帝上諱政莊襄王子也上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

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謚法號始皇帝

元年蒙驁擊定之擊定晉陽也 韓欲疲秦人使無

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閘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

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

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

邠州乾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嵎之東仲山也

勿翻笄古兮翻雍於用翻夔祖紅翻 並北山東注洛並步浪翻師古曰

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

水自入塞後歷郵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

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

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

余翻酈音膚邠彼中翻 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用功中道事未

竟也覺露也 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

鄭國 水利



秦有手段處

收巴蜀以

廣地溉關

中以滋田

用鄭國亦

不疑誰能

有訛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臣為子儻

也注填闕之水溉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師古曰注引也填闕謂壅泥也言引於濁之水灌

鹹鹵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杜

佐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

闕讀曰於音於據翻焉與馮同音思積翻鹵也鹵亦

作鹵音郎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

古翻鹹鹵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索隱曰庶邑名庶公史失其姓

字卷達員斬首三萬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

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

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相

息亮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

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

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

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數所角翻復扶

翻令力丁翻被皮義趙王以為老遂不召郭開之間

翻上時掌翻矢糞也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廉頗以其

國可勝言哉間古蒐翻好呼到翻勝音升

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

壽春將即亮翻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

始皇六年楚方徙都壽春史終言廉頗之事也

恤翻

卒子



三年大饑

五穀皆不熟為大饑

蒙騫伐韓取十二城

騫五到翻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

班志武遂縣屬河間國方城縣屬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

李牧

因肩翻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

備邊

匈奴

秦置雁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后氏之苗裔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非

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廩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

曰殷時曰廩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

淳維是其始祖蓋與廩粥是一也廩許云翻粥音育

獫狁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

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日擊數

牛饗士習騎射

孔穎達曰古人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

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

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揮夷牟黃帝臣是

多間諜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

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籩漉米藪也音一六

翻纂要籩浙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

燧主夜間諜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間古

莫翻諜達協翻著直畧翻結古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

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

以為吾將怯將即亮翻趙王讓之讓責也李牧如故王怒使



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王復請李牧復扶李牧杜門文說

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杜門塞門以拒絕李牧曰必欲

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

之以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非不勝

以數十人委之委弃也委之於敵也作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首領之稱大率眾來入李牧

多為奇陳陳讀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如淳曰襜褕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破

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降林胡如淳以澹林為東胡以此

觀之似是兩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先

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先悉秦自隴

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

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唐貞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章昭曰緄戎春秋以為犬戎師古曰混三夷也史記正義曰緄音昆字當作混余謂昆戎即周之昆夷翟與狄同班志隴西郡有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獯道應劭曰獯戎邑也狄道音置武始郡括地志獯道故



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 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胸衍之戎 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

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水晉分扶風置新平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郡括地志唐寧慶二

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地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

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

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

烏氏縣氏音支班志北地郡有胸衍縣括地志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應劭曰胸音煦師古音

香于翻康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

戎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大山各分散居谿谷

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

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

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

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漢起甘泉宮於此誘羊父翻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

隴西北地上郡 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

唐延州綏州銀州之地 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徐廣曰五原郡西安陽縣

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酈道元曰余按

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

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圍也孝武出師攘之于漠北匈奴

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

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

秦趙燕三  
築長城以  
拒胡





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曰高關水經注  
河水自隸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關南關口有城跨  
山結局謂之高關戍劉昫曰高關北拒大磧口三百  
里杜佑曰高關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戶江翻  
窳以主翻渾戶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

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雁  
門代郡皆在句注陘之北唐之雲翔蔚新武州即其  
地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崞繁時二縣漢鴈門郡  
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  
漢太原之慮虎縣也句音鉤陘音刑蔚紆其後燕將  
勿翻崞音郭時音止師古曰慮虎音廬夷

秦開為質于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既滅支庶為  
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  
質音致父音甫堇儿隱翻

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  
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  
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

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麟州銀城縣史記燕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  
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上隱地道志曰郡在谷  
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  
肩翻媯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  
居為翻州非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

末而匈奴始大及戰國之  
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

四年春蒙騫伐魏取暘有詭暘徐廣音場索隱音暢  
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質音致

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蝻翅成而飛曰令百姓納粟  
千石拜爵一級魏安釐王夢子景濬王立釐讀曰

閔曰僖濬讀曰

謀粟拜爵



五年蒙騫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

城騫五到翻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

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

郝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酸棗虛桃按今東

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桃城虛蓋與桃相近括地志南

燕城古燕國滑州昨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

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

括地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縣屬

陳留郡故把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

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初置東郡初

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報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

奴版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

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

數所角翻將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

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

合從伐秦事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

兩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

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至函谷秦師

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

益疎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史記正義曰觀音館

班志觀津縣屬信都國又按隋志魏州之觀城舊曰

衛國開皇六年始更名信都國則隋冀州也開皇六

年置武邑縣并得觀津縣地則觀津人皆以楚為疆

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





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

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黽阨之塞在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平靖關蓋鄆縣之阨塞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里古冥阨塞龜音盲康彌充切非也阨音厄又於賣翻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背蒲翻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鄢陵鄢於臆翻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

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于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郢以井翻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相息

亮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班志朝歌縣屬河內郡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班志野王縣屬河內郡濮博木翻阻

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即夏姬也夏戶雅翻薨呼肱翻 蒙鰲

卒鰲五到翻卒子恤翻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于元翻重直龍

記民事詳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雍於用翻 巴酉

王冠冠古喚翻帶劍 楊端和伐魏姓譜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

侯後并於晉因以為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於楊氏子孫以邑為氏楊食音嗣采倉代翻取衍氏史記正義曰衍氏在鄭州衍羊善翻 初王即位年少少始照翻 太后時

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已乃詐



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師古曰嫪居蚌翻許慎郎到翻康盧道切

改翻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

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下退稼翻治直之翻

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斬年宮班志斬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

志在岐州城西故城內斬巨依翻為亂句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

發卒攻毐相息亮翻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

月夷毐三族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

謂參夷之誅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

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黃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註甘水出

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

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斷丁管翻齊客茅焦上謁

請諫姓譜周公之子封于茅其後以國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謁猶今之刺也上謁

者通名而求見也上時掌翻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

若汝也夫音扶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二十八宿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

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

亢音剛觜即移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

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使疏茅焦邑子

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邑子同邑王大怒曰是人

茅焦

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黃陽宮西又北逕五作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鄠縣黃音倍



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趣讀曰促鑊胡郭是安得

積闕下哉王按劔而坐口正沫出沫莫曷使者召之

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

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

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

蔡邕獨劄曰陛下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

羣臣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斷丁亂翻

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悖蒲妹翻又

孟翻不自知邪邪音耶車裂假父謂嫪囊撲二策以囊

人撲而殺之撲弼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

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

下危之雍於用翻行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

職日翻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質同

鐵榘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

受事者受所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卒子趙人李

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

為春申君舍人巳而謁歸謂謁告故失期而還欲以

申君之問也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

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謂巳入聘

還從宜翻幣謂巳入聘否也使



呂不韋文  
成集質矣

通鑑卷六

秦紀一

三

疏史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娠音李園使

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

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為相至是二十餘年

說式芮翻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人謂死後為百歲後彼亦各

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言非但如

此而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

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

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

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

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為

奉衛甚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

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

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

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史記正義曰無望者

不望而今君處無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也處昌呂翻事無望

之主正義曰謂喜怒不節也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

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相國其實王也相息亮翻王今病且暮薨而君相幼

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長知兩翻不讀

否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

朱英

通鑑卷六

秦紀一

始皇

三



國而君之仇也

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治直之翻

不為兵而養死

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此所謂無望之禍也。

薨呼肱翻

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

郎中。

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過執戟蓋戰國時置此官

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

望之人也。

為于偽翻

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

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

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史記正義曰棘

門壽春城門名

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

俠讀曰夾，蓋夾而刺之。魏晉儀衛有俠轂

隊亦曰夾轂隊刺七亦翻

投其首於棘門之外，于是使吏盡捕誅

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

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

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

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

相息亮翻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

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

謂遊

說以間秦之君臣為于偽翻間古莧翻

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

索

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

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

豹，公孫支於晉。

上時掌翻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

李斯



范睢大談  
疆場可逐也

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  
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十二。  
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  
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授以國政。奚薦其  
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晉惠公殺  
其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千桑也。  
余使疏吏翻遺于季，翻說讀為悅，要一。并國二十。遂  
遙翻降戶江翻勝以證翻宛於元翻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疆，惠王  
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疆

公室，杜私門。事並見前治直吏翻此四君者，皆以客

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

秦，而王服御者衆。夫音扶色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

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

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為黔首，黔其廉翻，黑也。却賓客以業諸侯，

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藉慈夜翻，假也。借也。齎子

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

還。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

又音如字。其南漢高帝七年更名新豐。驪呂支翻，還從宣翻

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

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

秦着着紫  
諸侯名士  
慢



卒兼天下卒子恤翻遺于季翻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將即亮翻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史記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

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從本字力之切余謂康音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狸陽竊意狸即狸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燕因肩翻

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姓

請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後因謚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桓王魯桓公晉有桓莊之族而以姓桓者為祖齊桓亦不通矣斷丘奇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轅闕又去倚翻謚神至翻

陽闕於曷翻與音預又音余徐廣曰轅音老在并州十三州志轅當音遠桓齮取鄴安陽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屬魏

趙悼襄王薨薨呼子幽繆王遷立繆靡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嬖甲義翻悼襄王廢嫡子嬖音昌

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為遷亡趙張本行下孟翻文信

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使疏王

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

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處

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酖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酖直禁翻

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臨良鳩且曰自今以來

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嫪居蚪翻

毒鳥



楊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

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

雄乎穿穿壁窬穿窬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擔亦

齊人名小罌為儋音都濫未見雒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發四郡兵助魏伐楚發關

郡兵也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去倚翻敗補

邁翻將即亮翻扈夏有扈氏之後音戶輒陟涉翻後

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

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

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

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為正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

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復扶又翻括地志自安故城

里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累縣春秋肥子秦師敗

績大崩曰桓齮犇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還從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後漢志魏郡鄴

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韓王納地効壘請為藩

臣使韓非來聘古者列國之分天子比年一大聘壘斯氏翻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澆術之學班志法家者流蓋

罰以輔禮制鼂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

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贊曰術數謂法

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公孫弘曰擅殺生

之力通雍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

情偽甲見於上謂之術與錯所言同澆古法字鼂見

韓非



著書

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數所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治直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

篇十餘萬言

自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孤憤者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者蠹

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者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說林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余謂說難者言游說之難溫公揚子註說音稅難如字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為于偽翻使疏吏翻今秦地

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味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從子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燕因肩翻朝直遙翻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

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于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下遐稼翻治直之翻遺于季翻令力丁翻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歿矣

春申君韓公子皆能文章不與宗國其死皆有天道焉



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歿乎說難取問何反也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是何其所行與所言反也說式芮翻難如字

卒子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

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言

自信之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

曰非憂說之不合夫音扶此非指韓非子之名非邪此非是非非之非邪音

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

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謂欲亡韓以售其言罪固不

容於死矣言死猶有餘罪也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

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番音婆又音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

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初燕太子丹嘗質于趙與王

善王之父異人質於趙生王於邯鄲王即位丹為質於秦質音致王不

禮焉丹怒亡歸為丹遣荆軻刺秦王張本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此漢南陽郡之地九月癸卒受

地於韓魏人獻地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

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

界水經註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水左右又



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註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在此湖之陰也樂意當音洛

臺屋牆垣大半壞地

圻東西百三十步毛晃曰四方而高口臺垣于元翻圻斥格翻說文裂也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班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

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華陽太后薨華戶化翻趙大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雙平義翻

聚代之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以為氏將即亮

之廢司馬尚翻采食代翻傳直戀翻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趙至是亡邯鄲音寒丹

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鄲美女也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怨於元翻還從太原

上郡歸還從宜翻又音如字太后薨薨呼眩翻王翦屯中山以





臨燕

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燕因肩翻

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讀

率曰

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

上谷

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媯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

媯居為翻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郝音釋康曰呵各切三月郝

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湣與閔同

燕太子丹怨王

怨王之不禮也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居六翻

姓也姓譜云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為氏余謂此傳會之說也鞠武請西約

三晉南連齊楚北媯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

令力丁翻康曰惛音昏恐丘用

罪亡之燕

姓譜周宣王封太子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太子受而

舍之

舍如字館也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

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

命卒謂命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恤翻願更慮之鞠武曰夫

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

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

聽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

楚國本曰荆此蓋楚未改國號之前受姓也卑



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

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燕因肩翻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

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燕丹於禮致刑軻之初

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上皆袒曹沫之故智

若藺相如會秦王毛遂結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未

亦翻又七賜翻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

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

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

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開古鼻翻及王翦滅趙太子

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

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

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

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奉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

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

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心以身輕  
許人者其  
爭必不齊



死何以見  
遷將軍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搯張鳩翻索隱曰搯謂以劍刺其胸也

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燕因樊於期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腐

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

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

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藥焯之焯忽潰翻索隱曰焯焯也謂以毒藥洙劍

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七首試人人血

乃裘為遣荆軻出纒足以濡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翻乃裘為遣荆軻

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大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秦紀二起闕逢闕茂盡玄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甲辭以求見王

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

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賓九賓

通鑑卷七

秦紀二 始皇



擯者九人荆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通翻因把

王袖而堪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

而走環音宦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讓曰倅後倉卒之卒皆同音

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

操七刀翻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荆軻廢乃引匕首擗王中銅

柱索隱曰擗與擗同古字耳音持益翻中竹仲翻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

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

荆軻以徇體解支解也解佳買翻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請趙就

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燕王及太子率其

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李翻

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

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王賁伐楚賁音

奔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王

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為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

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

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

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

不遠荆軻燕亦亡

象恬

斬丹何救燕亡

如白起紅王翦不合皆可謝病秦法未為不寬

通鑑卷七 秦紀二 始皇



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

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

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降戶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

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

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李信攻平

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蒙恬攻復汝南

輿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蒙恬攻復汝南

郡有復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寢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寢今固始寢丘師古曰寢子衽翻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目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復人固始也杜佑曰類

秦蒙恬攻寢即此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鄢此

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於

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

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

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

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

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

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

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

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

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

名曰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

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



都尉敢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頓陽謝王翦曰

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即亮

又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

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

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王翦請美

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

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

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

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資同吐得

翻從六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史記注性音

求物也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

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

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

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撓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

一作拔裴駟曰據漢書云其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

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

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

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築石以投

蕭相國脚

見益卷七

卷之二 始皇

四



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晉魏犇距躍三百是也。

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

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

班志

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爲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

殺其將

軍項燕

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翻。

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

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楚至

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鄢、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

勝音升。

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

忽諸言忽。

然而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

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

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

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

熾，天志翻。焱，天志翻。

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

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

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

伏，非恭也。

蒲，蓬蒲，翻。手行也。伏，鼻墨翻。伏地也。

復言重諾，非信也。

復言

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

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



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念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荆軻懷其秦養之私

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荆軻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欲以

尺八七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

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要離吳人為吳王闔廬刺

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蝥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疏蝥蝥即蝥蝥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蝥蝥趙魏之間謂之蝥蝥蝥蝥

音朱蝥音矛靡温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為切謂靡爛也余謂康音義俱非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

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

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荆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

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王翦悉定

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

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囚名其山曰會稽猶言會計也會五月天下大酺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

古外翻史敷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

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

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

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

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志巫君

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邱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

金間古覓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

翻下同

通鑑卷七 秦始皇本紀二 始皇 六



雍門司馬

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

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

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

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

而入秦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

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郵音工稼翻王

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

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鄆郢大夫不欲為秦

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

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秦自南陽入武關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亾豈特保其國

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格如字止也闔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

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南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

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

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亾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

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

其善否也齊田氏亾

罪燕太子  
罪齊王建  
皆不識時  
勢之論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勦力以保家國也彛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亾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

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商引甄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項帝譽唐堯虞舜為五帝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自秦漢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以上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通稱曰朕自秦定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制曰死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為追號而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



來除謚法

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

之畏後人加已以惡謚也謚神志翻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

史記正義數色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

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義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

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

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

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

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為終始秦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為行

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為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

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

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

黑數以六為紀

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

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

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丞相綰言燕齊荆地遠

避莊襄王諱故以楚

為荆索隱曰丞相綰姓王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

其議

下退嫁翻凡自上而下皆同音

廷尉斯曰

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

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周文武所

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

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

易以豉翻史記正義音以

封建改為郡縣其法必變此論萬世也



職翻

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

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

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駟曰三川河

江都郡會稽潁川潯陽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

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

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

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

監郡守始究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

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

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

暫翻監於古銜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錄與

音巨虞者所以懸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官庭中史

鐘橫曰筍植曰虞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

也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

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

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南臨渭自雍門以東

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

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

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

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

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

徙大族



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范史

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書法之前後觀之  
居然可見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  
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自極廟道通驪山作

其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三輔黃圖

曰其泉宮一名雲陽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其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其泉山宮周而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峻其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入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  
欲翻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班志

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繹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於  
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  
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又能服人又儒者濡也  
以先王之道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能濡其身  
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藉議



漢高不事  
詩書邊馬  
儒者大抵  
祖秦

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紬儒生括地志秦山

縣西北三十里一日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

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秦山上立封禪以祭

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

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

壇後改壇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

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

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

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

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

輪菹藉班志作直藉如淳曰直讀如租藉讀曰憂晉

灼曰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直本作菹假借用應劭

曰藉藁本去皮以為席紬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

**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

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

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

**其禮頗采**

**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

雍以祀上帝今采

其禮以為封禪禮

**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

**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

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

好作碑文  
記功德皆  
類此

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眾

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

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入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

**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吳郡臺在勃海間

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

王句踐徙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

萬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

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于山上

謂之琅邪臺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

洛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

解

通鑑卷七 秦紀二 始皇



買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道經月中

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自齊

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人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

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

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

分封者為徐氏姓譜曰皐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請得齊戒與童男

女求之齊戒之齊讀曰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

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而自解猶

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

古彭祖國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

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亾而周鼎没于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使千

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

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餘里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

山一名岫巉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

也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依翻上問博士

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

零陵縣陽朔山北至鄱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

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弘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



漢子房

事成則為張良事敗則為荆軻

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

山赭音者赤也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

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

世及韓亾，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為子偽翻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

浪，史記作浪。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

車。狙，獲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

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始

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

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客翻。始皇遂登之，罾

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罾音浮。刻石旋之

琅邪道上，黨入。旋，即還字。之，往也。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

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

遼西郡，系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系縣，碣石山，今於此

枕海，有石如埴，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

往而見，立于鉅海之。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後封于

盧以國。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壞音怪，坊讀曰防。始皇

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

盧生出路

通鑑卷七

秦紀二 始皇

七



秦者胡也

錄圖書如後世識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

反胡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

賈誼曰秦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賈贅之

略取南越陸梁地

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銳翻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今長受令長沙主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

置桂林南海象郡

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也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

長安萬七千五百里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

越雜處

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

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馬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

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

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革

翻處昌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

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窟渾間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

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池罕東入河縣臨洮水

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非曰袁袁音茂委於為翻迤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以支翻

暴師十年

通鑑卷七

秦紀二始皇

七

謫徙民築長城



威振匈奴纂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奏當已成而

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築長城及處南越

地處昌呂翻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

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誥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應劭曰城旦日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

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

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

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

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

通鑑卷七

秦紀二始皇

共

似為後乘著述

陳餘 孔鮒



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

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

也言其宮四阿房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

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郎翻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

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

連延至巖嶺九峻為北山自終南山太白連延至商嶺為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

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

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

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

驪山發北山石棹寫蜀荆地材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

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或曰皆至

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

千餘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

東門班志東海郡胸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胸音劬因徙三萬家驪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扶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謂羣

邪惡鬼辟日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

通監卷七 秦紀二 始皇

也

徙民



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

稱朕。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乃

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

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

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

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

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

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

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

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尾翻

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廉翻

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遙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

掌討姦猾治大獄。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

御史大夫統之。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

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

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誦孔子之言今上皆重法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

郡。為胡亥奪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衛地，秦徙衛于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

通鑑卷七

秦始皇

中人與丞相交通

文生一意

訪察

太子監軍

扶蘇

無一人言故長子言之賢哉



通鑑卷七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

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遷河北榆中三

萬家河北北河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

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

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

之酈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冷道縣南留山西

流逕九疑山其山磐基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

巖九嶷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

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

山九峯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

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

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于蒼

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

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

也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史記正義

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

字誤籍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

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

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臨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渡所謂水波惡

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陝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

此立上會稽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祭大禹望于南

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

乘故縣城在今潤州並海上北至琅邪之采並步浪

句容縣北六十里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平原縣

秦屬齊



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始皇惡言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

死惡鳥路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

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

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

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

斯為上崩在外偽為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

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

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如淳曰輜輶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輦輜輶車四輪其

飾如金根加施細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飾銜壁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襜文畫曲轡長與車等

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輜音溫涼一作輶音同故

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

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

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

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郎亮翻趙高

者生而隱宮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彊力

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

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

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素

通鑑卷七 秦始皇本紀 七

蒙毅

祕喪



詐為詔書

相權猶重  
故必殺斯  
乃已

有患失之  
坑儒弑嗣  
所必從也

後人議岳  
忠武不宜  
受詔詐蒙  
相之迂也  
將安歸乎

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

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

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

亥所長子謂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

斯曰安得亾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

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

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

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

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衡翻

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阻翻數上書直言

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

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

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

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

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

安復請即自殺趣讀曰促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

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

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今按天寶元年

通鑑卷七 秦紀二 始皇



改羅川縣為真寧縣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

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還

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

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

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

丘甚遠蓋毅還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

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

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

鮑魚也即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

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

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燔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

所呼鮑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鮑魚耳而

於業翻鮑五回翻燔蒲北翻鮑居偃翻從直道至

咸陽發喪直道即三十五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

皇於驪山下銅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

取九泉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徙府庫之物以實

數言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

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

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木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

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

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

盡閉之墓中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

與外人近即泄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



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龍翻 二世欲誅

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

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亾國二

並見前卒 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

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 是內使羣臣

不相信而外使關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

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

世矣恬祖驁文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 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

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 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

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楊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

漸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

足相也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

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

不貳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

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

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 以章先

著如字史記正義音丁略翻

子嬰公子  
高並賢

好諛之禍  
不小至今  
為崇



怯

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决隙也

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

謂决如字决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

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

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

好呼到翻樂音洛

以終吾年壽

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

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

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

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

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

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

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

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

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

枕肆志寵樂矣

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鳩翻

計莫出於此二世然

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

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慘死咸陽市十公主斃死

於杜

索隱曰斃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傑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温公類篇音竹格翻磔也杜故

周之杜伯國班志杜陵財物入於縣官

漢謂天子為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縣官此縣官猶言公

相連逮者不可勝數

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

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

抄沒之始



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

徵調

勝廣起兵

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飲又音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轉輸菽粟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史記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班志屬潁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班志漸縣屬沛郡有大澤鄉漸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



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間取其左索隱曰間左謂居間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間左今力役凡在間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彊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為屯長帥也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

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

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

有種乎種章勇翻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

楚起

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

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

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蕪蕪下收大澤鄉之兵以攻

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

皆下之班志符離鉅鄆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

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

徇辭峻翻略地也鉅竹乙翻鄆本作鄆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鄆字為之音嵯王莽改縣為贊治則此

縣亦有贊音苦音枯行收兵比至陳比必寐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

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

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



通鑑卷七

秦紀二

三

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者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勿也譙巢聲相近耳

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

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

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監古銜翻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

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尤也躡尼輒翻躡其足也笞

丑之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

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勝字涉陳涉素聞

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

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

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

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

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則

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縣無守城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國無

守城者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亾而得立以

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

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

通鑑卷七

秦紀二

二世

三



邊臣祖此

立楚為張也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

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下遐後使者

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

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

北略趙地復扶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邵騷為護軍姓譜曰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

為宋武公之後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

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武氏此由

武后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

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

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以張耳陳餘為左右

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子與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

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為鄧侯後因

氏焉班志云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

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

布者漢高祖更名淮南國後武帝復曰九江郡當

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葛嬰

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立襄彊

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

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

君蔡賜為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名也爵之於房號曰

為氏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

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

周文

周市

通鑑卷七

秦紀二二世

民



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三十四里至諸縣

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故城即衛之漕邑

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

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

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

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

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有武

急則加以鳥羽挿之所以示急疾也檄戶歷翻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

下降先音悉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

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齊臣侯印

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

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

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

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復音

翻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臣聞兵法

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

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陳王曰寡人之

軍先生無累焉累音良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

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

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

蒯徹



塵

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

新豐東南三十里戲許宜翻

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

子孫去邑為章氏少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

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

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

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

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

鄆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

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

王以陳餘為大將軍班表曰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

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

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

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

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

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

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燕涿郡

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

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敵

屠

趙起

通鑑卷七 秦紀二 二世



燕王廣

漢高祖

項梁

田儋

呂公高后

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鷹略上黨鷹音烏點翻九月沛

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

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治相

城故以沛縣為小沛也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

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曰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案相水名出沛國沛有

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也括地志曰下相

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

項子孫以邑為氏焉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丁甘翻劉邦字

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

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額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

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

秦始皇蜂日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

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

為鷹子吳楚俗謂愛人喜施喜許既翻意豁如也常

之誌誌者記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

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

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

訟譟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單父

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

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

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到豐西澤

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

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



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

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酒所加也。被皮義。

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

見嫗威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

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

澤之間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

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

是也音名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

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據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

今欲背之音音蕭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

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

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

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

踰城保劉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

老為陳利害射而亦翻遺于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

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

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

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

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

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

火家套

鄴侯  
平陽侯

舞陽侯

蕭曹第一  
功在此

項羽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

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

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才器過

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

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音即是時桓楚亡在澤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誠籍持

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

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日

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

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囚付也綬

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

廣二尺法十二月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

人言所殺自數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說文曰懼失

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論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

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得精兵

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

十四項籍始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

豪健宗彊能得人從才周市徇地至狄周市狄城守

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伴

詐也應劭

田橫



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僭欲殺令故詐見狄令因擊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

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

國也僭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

市軍還去田僭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

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

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

疆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

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

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師古曰謂投

也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

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職者也公羊傳曰廝

為養廝音斯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亮翻箠止下趙數十城此亦

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

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

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

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况以

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

廝養卒

燕起



魏起

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

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 寧陵即漢之寧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寧陵

城古寧陵也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

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見賢今天下共

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

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

為魏相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周之列國

衛最

資治通鑑卷第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亮璽使上護軍賜紫衣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 闕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 泗川郡即泗水郡秦

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

齒守豐 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世



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

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

周章出

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

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二

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

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粉扶吳叔圍滎陽李

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後徙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

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即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

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

詩沼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不知

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

尹印以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倉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章邯等戮  
力於外可  
謂殫竭有  
人惜乎斯  
高內壅



耶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

說將兵居郟師古曰郟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

恐郟當作郟郟是郟鄆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

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

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

則已過郟鄆而東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

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

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二世數

請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數所角翻請七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

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

謂肆情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不

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

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

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

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斷丁則

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

行恣睢之心犖口角翻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

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說讀於是行督責益嚴稅

秦君臣拔  
河字秦  
以暴三實  
以阿下



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

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趙李良已定

常山去年趙王使李良畧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地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

刑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

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謁

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將即亮翻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

起慙其從官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慙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

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

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

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

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

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

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曾有秦董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郟郡余按裴駘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郟郡漢東海郡則治郟耳

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

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為上將將兵

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章

姓譜膠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

王姊出飲以殺其身

塞王



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

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

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陳王

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之往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

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初陳

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

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

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

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

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

狗地至今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

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

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

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

客事客先與陳王備耕及其膝陳而王遮道求見陳

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

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魏

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

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

若赤眉之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邵曰

以相識別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

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

義

昌



快

趙王歇

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

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

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雅素沛公

攻之不克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

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

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

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

都國後漢復曰襄國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贊曰陳勝

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于郟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

曰贊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姓譜甯御甯氏之後又晉有甯羸以邑為姓聞

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

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

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并必翻齊王曰

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

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

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

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即左右校即左呂將軍走徼兵復

聚如淳曰徼安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徼工堯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堯翻與番盜

黥布相遇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于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蒲

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世 六

九江 淮南王



衡山  
長沙王

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

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姓譜英出自後封於英

因以為氏坐瀨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乃率其曹耦

也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

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

之妻七使將其兵擊秦楚王景駒在留

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

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廐將廐將蓋良數以太公兵灑說沛公沛公善之

常用其策良為佗人言皆不省說輸為子偽翻

察也後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

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卮將

兵北定楚地師古曰卮古夷字類篇屠相至碭班志

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東陽寧君沛

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不利

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還擊豐

不下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

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姓譜召姓聞陳王敗走章

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寔照翻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 七



郎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

陳嬰已下東陽

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

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

遣使欲與連和俱

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

丞史師古曰晉說是

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

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

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名也

易以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

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將即亮翻我倚

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

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

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

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景駒秦嘉軍

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

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

倍蒲姝翻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胡陵即湖陸班志屬

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梁地故魏地也

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



至粟班志粟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

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

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騎百餘往見

梁梁與沛公卒五千入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

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

項羽穎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

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鄭

范增

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地晉灼曰鄭音勦絕之勦師古音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

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事見四卷周報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故楚南公曰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者道士識廢典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

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

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蠡占蜂字蠡起如蠡之起言其衆也一說蠡與鋒同言

鋒銳而起者爾雅翼曰蠡近其以君世世楚將為能

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

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

也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理謚為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

盱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勝之南兖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世 九

楚漢兵起大抵以立六國后封拜守令為第一義

義帝



韓起

漢起于多  
得游兵說

客方

州音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

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

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

潁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

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

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

經注為是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

它皆將兵隨市救魏河徒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

軍於臨濟下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謹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

橫街之縹緙於項縹緙也縹緙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街戶緘翻縹音獲縹音韻殺齊王及

魏王

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

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為于偽翻齊田

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

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

後齊王假

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

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武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抗

南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

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

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



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

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

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

自環守為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

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

田榮廼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

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

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

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墳曰掌郎

內諸臣故曰郎中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

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

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

謂少年此去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

者也當去戰翻責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

下也見賢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

不得妄入行道豹與臣及侍中習灑者待事來有

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

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

用事助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

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

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

膠東王

田榮不出兵陳餘不救皆無可解

秦好刻禪好稅民深宦官攬權相臣貪位大將居外不救此風盛行果自一世二世以浸淫于世



千石掌侍左右替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導眾事顧問應對

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繇讀曰徭役也古字

借治阿房宮治宜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用

為干偽翻下同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

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

可傳也欲見無聞開占覓翻隙也又趙高曰君誠能

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于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

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

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

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謂少我謂輕

焉謂輕我以為固陋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

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

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傷

縣之子傷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穎川陽城人汝南穎川相近也以故楚盜

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

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

為然欲察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

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

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

通鑑卷八 秦紀三 十一

可為貪位者戒

借事中傷趙高作備



姓上得羣臣卒弒簡公而取齊國

事見左傳

此天下

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

行孟翻

私家之

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

厭于鹽翻

求利

不止列勢次主

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于人主也

其欲無窮劫

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

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

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

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

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

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

隱于數百載之下議其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

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

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

賢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行下孟翻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

趙君當誰任哉屬之欲翻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

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

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

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

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

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

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

言其事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勞苦也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三

稱趙君

二語括盡  
過秦論



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

灋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下不敢

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

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言尚何事於灋也處昌呂翻且先帝

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

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

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

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下遐嫁翻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

以屬趙高治之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

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音彭咎擊也掠音亮考筮也不勝痛

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

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

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

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

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

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卒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牙種南定

百越以見秦之疆見賢通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

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

之報



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

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渾池

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上衡翻斯更以

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

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

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成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

相所賣幾居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

已擊破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

傳會

傳讀曰附凡傳會之傳皆同音

遂具斯五刑論

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

斬左右止答殺之梟其首獨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讀顧謂其中子曰吾欲

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

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

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

班志雍丘縣屬

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

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

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

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晉灼曰高陵縣屬琅琊郡

曰公將見武



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

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

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

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

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

彭城留是也留屬陳留郡稱陳留括聞武信君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

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

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

律曆廢不知閏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

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

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

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置于歲末此

意當取左傳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

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

固然非曆廢也貢父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

秦知置曆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

記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轉為楚懷王并呂

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封武

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

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

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



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日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

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

先見敗徵徵讀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

大說之說讀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

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

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鄉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

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初楚懷王與諸

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

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

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獨項羽怨秦

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

羽為人慄悍猾賊慄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

下罕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

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

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

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

懷王以譽取人立顯宋義適速之死

懷王有起手無應手

諸老將



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  
 碭至陽城與杠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  
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  
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  
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  
于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為曹  
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陝  
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  
成武之間攻秦壁破其二軍

齊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為項羽封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

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

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蘇林曰蝱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

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

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如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

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何墾翻此併下貪如狼彊不可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世



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

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天寒大

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

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

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

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

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徇其私謂

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梧猶

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

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

且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

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

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武侯魏將也孟

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人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

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武侯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

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七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從項羽

救趙為項羽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恐敵抄

故夾築垣墻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

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

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數月張耳大

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史記正義始吾

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

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相為於偽翻苟必信胡不

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冀有一

保全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且

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

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澤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

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皆壁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

有利也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復扶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

梁宗賢



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涉姓也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冠古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

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

動天地將即亮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於是

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

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無不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

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鷹

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

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乃

脫解印綬推與張耳推通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

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

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

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為張耳

攻殺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

張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

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

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越昌邑人常

梁



漁鉅野澤中為羣盜

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

陳勝

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

為長

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

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

疆其兩翻

與期旦日出會

索隱曰旦日出時也

後期者斬

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

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

人令校長斬之

校長一校之長

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

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

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圍縣臣瓚曰

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浪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

高陽人酈

酈食其  
廣野君

食其家貧落魄

酈音歷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

應劭曰落魄應行衰弱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

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

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

握齧急促貌苛細也齧初角翻

好苛禮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易以或翻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

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

若

見沛公

若汝也

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

儒諸客冠儒冠來者

客冠古玩翻

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溲所由翻溲乃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酈生日第言之第但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從

容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

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

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

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

正義曰攝斂著也余謂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

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

險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

下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內應

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

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

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

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

田周侯



壁

南五十里開封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

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大破之楊

熊走之榮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

攻潁川屠之潁川郡治陽翟因張良遂略韓地文潁曰河南

沛公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絕河津南

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

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齧

戰犍東破之齧魚豈翻班志犍縣屬南陽郡水經注

翻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括

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今不下

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軍從他道還偃旗幟旗旂之屬幟即標也或遲明圍

宛城三匝文潁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

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

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

陳恢



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

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

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瑞翻沛公曰善。

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

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高武侯

鯁襄侯王陵降。鯁音魚。鯁之鯁。先才翻。人名也。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陵

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

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

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姓

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為紂所醢。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廖國

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銷呼玄。翻析先歷。翻酈

直益翻。又郎益。翻廖力救翻。所過亡得。鹵掠。亡古母無二字。通鹵與虜同。秦民

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數所二

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

馬門。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

奏

高亦居禁中不出二天子矣

安國侯



此書當在  
耳餘未爭  
前

誅斯忍其  
也

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  
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

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自起。事並見五卷。報王紀。

遺於季翻。勝音升。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竟斬陽周。事見上卷。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

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

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

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塞悉則翻。更工。衡翻。郤讀曰隙。有功亦

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患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

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何休。曰伏。

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楯也。師古曰。質。謂鐵也。古者斬人。加於楯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

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度河聽冰。且聽且度。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陰使侯始

成使項羽。鄭氏曰。侯。軍侯也。始。姓也。成名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

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曰。

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水經注。汧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汧城。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二世  
三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三

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汴城師古曰汴水在鄴西南  
史記正義曰汴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  
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余據此  
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間正義以為河內汴  
水非也

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

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  
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

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

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

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

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

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

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

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此

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已盟章邯見

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為言  
之為

于偽翻雍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

于用翻前行行戶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服虔曰  
瑕丘縣

名申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

即漢河南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

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既死二世  
拜趙高為中丞相蓋

以其宦人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

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

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

言鹿者以灋中竹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

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

河南王

通鑑卷八

秦紀三

三



軍數敗

數所角翻

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

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

鄉讀日嚮

八月沛公將數萬

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

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

以馬駕車夾轅日服兩旁日驂驂七舍翻

心不樂

樂音洛

怪問占夢

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

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日正夢二日噩卜夢三日思夢四日寤夢五日喜夢六日懼夢云

曰涇水爲祟

祟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

張晏曰望

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

欲祠涇水沈四白馬

沈持林翻

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

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

姓譜太伯曾孫仲奔封於閻鄉又曰唐叔虞之

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左傳齊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

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

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

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

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

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秦官自

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騶永巷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衛令

曰周廬設卒甚謹

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爲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

薛綜曰士傳官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

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

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郎

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數十人郎中令

衛令



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

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

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闕旁有宦者一人

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

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

今閻樂前即二世

即就也

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

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

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

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

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

為于偽翻

足下雖多言臣

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

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

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

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

二世杜南宜春苑中

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

九月趙高

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

玉璽即以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通翻齋

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

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

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

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

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



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

刺七亦翻

三族高家以狗遣將

將兵距曉關

應劭曰曉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門之西土地記曉關地名曉柳

道通荆州晉地道記曰曉

關當上洛西北曉音堯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

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師古曰啗者本為食

餒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秦將果欲連和沛公

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譬

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

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曉關踰蕢山

宋敏求長安志曰曉

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削擊秦軍

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